

志壑堂集

二十止

和16  
1080  
20止



門和16  
編1080  
卷20止



志壑堂文後集卷之中目錄

賦

屋漏賦

醴賦 有序

文

周易輯要序

孔子不知父墓辨

石隱園稿序

燕臺贈言序

七十二峯草堂詩序

汪健川明府榮壽賀序

張石年明府重修善惡亭簿序

癡說序

孫端士制菽序

關聖祠募建鐘樓序

戶部左侍郎石甌焦公神道碑陰記

焦石甌侍郎祭文

祭余太翁文

爲湯區明府尊大人

高振東進士祭文

華亭王太母夫人祭文

益都趙母張孺人祭文

志壑堂文後集卷之中

賦

屋漏賦

淄川 唐夢賚

山居老屋間以承塵夏霖滴漏丁丁夜聞將呼燈  
 而移案限重門之巨津乃支枕擁衾任高臥於重  
 茵忽忽焉發峩舸之舟遽遽然泛鄱陽之潏密樹  
 浮窻驚濤震艣已而浪恬波平匡廬在覩五老香  
 爐蹲獅負虎俄而簫管停聲回颿點鼓闐闐蓼蓼  
 盈耳可數或數時而一鳴或援桴而四五儼岑牟

而單絞將屏立而箕股乍攤錢而無言倏摻過而  
欲怒倘處仲之所撞几而正平之不取無何灑然  
驚覺乃山堂漏雨也異哉豈主人之好遊乎乃夢  
不離乎南浦耶於是躡起披衣危坐假寐譙鐘未  
發隣鷄猶睡俄聞扣門有客投刺或戴笠而躡屨  
亦叠乘而纍騎剝剝啄啄舉聲數四將襜褕之雜  
杳噬鑿坏而逃避或故人之登床方携壺而問字  
但聞馬策閒敲或一或二俄傳鞭而弗前耶擲瓦  
以相戲怪候門之無詞久逡巡而不至已而緜帳

夢回重闔深閉又屋漏之如麻聲淋漓而盡致也  
於是拂雲啓戶承蓋曳屣但見東池之朱鱗游泳  
於西沼南隣之碧樹低垂於北肆伊余廬之不寧  
羌余夢之多悻爰呼童以洗爵且陶陶而取醉

蝗賦

丙寅五月余方里居有蝗蔽天而東過余  
村不留卽留者亦不爲災蓋數十年不見  
此物矣然今歲蝗災數十里狼藉田禾甚  
甚感而賦之

爰有羽蟲厥名曰蝗魚子所化百穀之殃產於旱  
區來自水鄉羽熠燿如鼠婦臂橐駝如螭螭是物  
關乎天運出則兆乎國荒當其澤中蠕蠕草際洋  
洋初緣卉以綴葉漸被嶺而越崗乍躑躅而不止

三  
俄蹲沓以成行譬郭索之入稻宛蹊蹊之在床所  
過兮紫陌野燒延而勾萌短所駐兮黑壤靈潦去  
而淤漲黃於是日更號召田婦捨攘掘坑疊塹畫  
井分疆羗合圍而掩殺倏振羽而飛揚爾其揜映  
萬村橫亘百市遮朝陽而晦光帶寒星而鵲起雷  
殷殷而雲奔鼓闐闐而陣死或軒翥而競去或迴  
翔而頓止交股揚眉磨牙切齒紛乘匹兮徐行間  
箕踞兮遺子迎旭抖擻貫甲自喜啣枚無聲赤地  
千里此唐宗所以吞噬於郊原而姚相所以遣十

道之使也爾乃倉卒毀裳急遽揚旌丁男長號父  
老哀鳴儼戈鋌而禦盜奚征遣而備兵恣饕餮之  
一飽爾不稼而不耕群傾囊而長繫甘褫翅而就  
烹謂蠶索之有知胡菑禁而縱橫悵禿鷲之不至  
迎猫虎以無成嗟投海之何期待繁霜之自經擬  
青詞以訴帝願化異而息生詞曰上帝好慈化育  
無窮雀化蛤蚌羸化螟蛉枯骨爲燐腐草爲螢何  
造物之不仁偏亭毒於斯蟲爾胡不化爲蜘蛛織  
網晴空幻爲蝴蝶吸露深叢遽遽兮蝴蝶入夢巍

巍兮螻蟻崇封拂水兮蜻蜒排衙兮山蜂卽不然  
而雪深千尺滅之無蹤抑或者割據萬峰之中流  
泉淙淙芳草茸茸各安爾宇聊亦足以自供胡取  
乎子孫之繩繩薨薨有似乎軍府閒曠之旅不事  
屯聚而日費租庸也耶

周易輯要序

今上乙丑以經筵周易講義 賜內外大臣而濟  
南處士懷麗明先生所纂著周易輯要四卷付梓  
方告成事一時 雲漢之章發皇天街而少微之  
星亦希光分野於甚盛典也夫結繩以來古今文  
字莫先於易數聖人以其乾健不息之心達其吉  
凶同患之情其天人消長通變宜民者近取諸身  
而已人作易非易作人易合天非天合易也由方  
圓圖象流而爲京氏卜筮之易其爲易也已淺以



龍馬負圖降而爲制科兔園之冊其爲易也尤淺矣輯要一書以晦翁本義爲標的而於諸家註疏講意彙括而節取之參以獨得之秘蓋自商瞿田何以來費氏之易至此爲大成誠羲畫之奧窔而亦制菑之津逮也其門人之言曰不博覽諸先達註疏與各時賢講解不知其簡而該明且盡也知言哉夫朱子本意業家絃而戶誦奉爲玉律金科矣朱子於程氏易傳謂羸火弗熅及宋而明知師者誠莫如弟子也然程傳備矣朱註之以卦德卦

體釋卦名義者抑何其不憚複也令後學之未見全書者何所折衷焉輯要於畧者詳之廉而不諍故大有功於後學也今皇上以理學訓天下而其誥語大臣也曰天人道理甚大聖賢言語無窮不用存誠工夫徒多辨駁何益大哉言乎誠臣子所共遵而是書則先天而弗違者矣處士以故明食餼費官需次當貢於鄉會甲申逆闖之亂僞官至濟南榜掠縉紳遠焚衣冠哭廟逃之深山避焉會我朝定闕出薙髮曰吾其教授以終身乎今

已刻茲書及未刻四書易解皆教授時所著也然處士當入山時房夫人輒自經以成夫志異矣處士卒令嗣世昌廬父墓六年封樹既畢遠之自下資父書求梓不就一時好義紳士及其門人欣然捐金以襄剖瀕之役抑何盛也顧梓者已馳鷄林而未梓者尙懸梨以待海內蓋拭目俟之矣

孔子不知父墓辨

子路去魯問顏子曰何以教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展墓而入其所謂聞之者聞之孔子之言也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聖母卒生二十四年矣而謂其未一展墓焉宜乎古今人皆疑之疑之誠是也鄭康成氏徒以檀弓有少孤不知父墓之語遽引司馬遷野合而生孔子之說謂聖母耻焉而不告孔穎達從而附會之謂野合者不備於禮也其不備於禮也謂七十之聖父

灼然不能備禮聖母幼少而嫁七十之聖父是以羞慚不能告子豈其敢於無忌憚侮聖人如此歟抑豈七十之男遂灼然不能成拜跪而具儷皮歟意者凡能告其子者皆老大而後嫁歟此盡人而知其荒可以不辨吾蓋惜漢唐諸儒之讀書之踈也孔子曰古者墓而不墳故馬鬣若斧崇之四尺自孔子始也古者無墳之名其言墓者卽其言墳也不觀孔子葬於防而防墓崩乎防墓崩者新築經而共崇四尺者自上而下墜也如謂其兆域崩

也者則是地陷也陷者不得謂之崩則所崩者墳也而當時尙以墓爲名也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也古不修墓古者墓而不墳也非刈除其荆榛草木之謂可知也是又以墓爲墳之一証也然則孔子不知父墓不知其瘞棺之處也而何疑於聖人之不展墓一則謂野合一則謂不能備禮讀書而不細繹其文其殯於五父之衢也姑少停之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則確乎將葬也其慎也必問於盍曼父之母然後啓壙也則聖人之敬也

而鄭氏又以慎爲引也問於聯曼父之母又以爲  
聯曼父之母致疑來問也夫慎之與引有何聲之  
相近而又加飾棺以綦飾棺以柳娶爲之証初則  
以殯於五父之衢者爲經年遲久之事繼則以用  
綦用娶者爲頃刻殯葬之儀俾讀者何所適從焉  
夫合葬之禮聖人當未事而已尊其所聞及將葬  
之間聖人當既事而又致審於其處不問他人而  
問曼父之母者既已知其葬處而又久知聯曼父  
之母之最悉也此聖人之慎也所以爲聖人也而

以慎爲引者何也司馬遷爲支離野合之說本不  
足辨然余聞之曲阜聖裔之言曰孔子生於尼山  
尼山孔子之家也其所謂五老列庭者尼山五老  
之峯也所謂二龍繞室者尼山之二溪也地靈之  
祥迄今謂如故也卽使禱於尼丘亦禱於其家耳  
何野合之有而况孔子之兄先已字伯尼矣則禱  
於尼丘之事正不知在何年耳

按韓非子子路爲郈令爲漿飯作溝者於五父  
之衢又孔叢子鉏商獲獸棄之五父之衢則

五父之衢固五達之通名也再記

此處為多欄空文，內容模糊不清，可能為殘存或重印之文字。

石隱園稿序

世好言房杜姚宋竊以爲難並論也當貞觀時爲房杜易當開元天寶時爲姚宋則難爲之難故天寶之末無姚宋則不治爲之易故始終貞觀無房杜亦治此其明效大驗也稷契易而伊周難亦猶是矣淄川少保畢白陽先生當明崇禎時由田間徵入爲大司農其時君臣仰屋而脫巾之呼交章日至加以邊陲告棘揭竿時聞宮中以發帑金爲諱談而行間拔扈庸師辱師委其罪於司農日餉

志堂文集後集 卷之四  
不足之故其辭甚順後世覽其事者尙心寒而色戰而况於在其位者哉先生之入也稽戶版考祖制明目張膽與中外爭之所虧額者幾何所侵冒者幾何曩甲冑師而藉口於餉者何事缺員曠伍而漏卮於餉者何官歷歷如印泥畫沙䟽朝上而夕報可行之一年而累百萬之虧賦以清又行之一年而累百萬之存庫有餘嘻吾不知使管敬仲執簿姬公持籌此事便當何如也夫先生之時何時乎牛李蜀洛門戶膠羈朝棄公忠國乏是正先

生嶽嶽正色如嶧陽孤桐百尺無柯而當宁側席而聽之平臺輪對午直前席請告之䟽十餘上而慰留有加詞吁何其盛耶其在詩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夫謨不訐者不足以知阨塞之故而釋宵旰之憂則王言必至於反汗猶不遠者不足以通官府之情而極時勢之變則出治止成其補苴今先生之集具在其審慎國是者大約原本經術而申明憲章匡救在目前而非爲目前一時之計元之十事九鬱千秋一言而與國事相終始此其所

以必傳也若其屯鹽二疏直是自成明史屯鹽一  
志蘭臺諸賢可以橐筆而退矣若夫盱衡往事樂  
廣假筆於安仁靈運援詞於穆之者又何足道乎  
然以先生之遇如此而至以綜覈細故軋已者從  
而謠杯之事雖大白勲階盡復奉身而退不數年  
而明柱成墟君子俯仰今古未嘗不嘆息於開元  
天寶之間姚宋之不終用也此豈黻黼太平正笏  
垂紳之時所可同日而語者乎始不知其他有如  
先生在位當壬癸之間國門授甲時必不至登陴

給餉解嚴而又追還之以至此極也今 朝廷纂  
修開館前史垂成先生自司李方面以至司農應  
有燕許巨手爲大臣立傳焜煌史宥矣按啓禎野  
乘吳忠節公甘來申救先生一疏所稱賈誼谷永  
之詞固奕奕與日月爭光也而明紀編年云一自  
考選之後更核征輸於是行取之典不關撫字則  
專爲鄭友佷金花一案而言也先生之進退所關  
於世道安危何如哉先生仲子刺史載積君重梓  
先集凡詩文疏箋若干卷大約於請告辭官諸疏

尤詳以志出處大節如此先生詩文疏賤實不盡於此集也余小子於母族則先生爲諸外大父行記小子八九歲時當里社報賽之役曾一詣先生別墅所謂拱玉園者則見池館張燈鬚眉對奕賓客數輩意者先生其在焉今歷五十年餘乃得從刺史君讀先生全集如蘓子瞻從范文正公仲子相國堯夫見文正全集時而敘之豈不厚幸後之視今與今之視昔正不知何如耳目者 九重下詔徵書以羽翼經傳折衷史冊試以斯集折衷明

史其信而有徵可謂故家秘本海內未見之書矣



燕臺贈言序

濟南郡司農燕客周公既梓其燕臺贈言以行世而寄余山中奉命爲言以敘之曰古來黃竹白雲之謠荒不可辨已虞廷賡歌爲古今贈答酬唱之祖三百篇有君臣燕樂相答之詩下及採蘭贈芍而外不多見往復也趙孟韓起鄭僑爲春秋風雅之主然所傳六卿七子宴會所賦大率詠舊詩耳初未嘗作一章以申盟好乃今昔文人輒艷稱之卽當時亦以爲盛會不再而况今 聖主崇文御

志登堂文集卷之四  
一四  
製浩富若元春栢梁之賦南巡檜竹之章上回銀  
渚旁照四裔而又爲叢桂招隱野無留良之時謂  
非諸君子刻燭擊鉢流連高詠之時耶 國家選  
賢建能四十年以來虞山梅村而後海內人士動  
稱合肥櫟園余嘗謂櫟園先生東閣留賓西園宴  
客著作藏弃之盛與縹緲篆刻之精每比之臨淄  
段成式陳留謝肇淛不知海內以余言爲何如今  
燕客郡司農兄弟爵名蔚起嗣續而昌大之會且  
與京口崑山華亭新城之昆季竝建旗鼓於中原

固宜其招賢碣石之館朋好連驪鷄鳴紫陌之什  
訓倡盈帙也而燕客公之居官也通敏清操日捐  
其金陵之物產以爲稷下之俸薪其兌漕德水也  
揭示通衢峻却苞苴至於矢之天日又余所習聞  
也方今 計典伊邇皇華四牡之詩當日益多蓋  
不止一唱而旗亭畫壁一句而殿角移柳者矣海  
內聞之更不知以余言爲何如也

七十二峯草堂詩序

蘇文忠聞毛法曹淚濕闌干一詞曰郡寮有詞人而不知軾之罪也召與流連數日而澤民之名以著張乖厓不知其叅軍之材至有春雲都似官情薄山色無如歸興濃之句而後乖厓謝之夫賢人隱於散秩而名不達者豈其少哉泰山石堂大師一日携吳岫雲貳守詩一卷過余村墅余讀之三復並詢其居官敏介爲郡人所瞻依狀欲題數言簡首志嚮往之私而師受別請以去已而再約志

壑堂看竹比師來余邑司寇高念東先生亦來同  
觀吳君詩曰此韋陶王孟之作也余按其卷而嘆  
此一語足以謝吳君矣夫張成都之知其叅軍知  
之於既去之時故其春雲山色之句不無磊落低  
昂不知已之感蘇文忠雖奸士如饑渴然法曹之  
賢得之於紅牙紫袖酒闌燭盡之餘抑何其晚也  
博羸貳守吳君以江東之秀開府節鉞之家一時  
政績爲泰岱所推服故其於詩旣溫厚而彬雅亦  
追琢而蘊藉宜乎司寇先生之稱賞不置也山左

大吏以下一時皆賢必有知吳君之文行最早者  
吳君可以無不知已之感卽余與吳君相去二百  
里而高山仰止得之於秉拂墜指茗椀香爐之間  
其去端明學士何如哉今 國家右文遠邁前代  
紅杏尙書花影卽中朝端林立亦遠邁前代吾恐  
公卿之知吳君將且如東漢吳公鄴下吳質循良  
文學之聲或自此始矣而司寇公之言曰吳君旣  
從石堂遊願益以學道爲念余觀吳君之詩旣於  
道最近而余又非知道者聊寄語而已

汪健川明府榮壽賀序

汪健川明府榮壽賀序

今上御極之二十有四年重陽前七日是為邑侯宣城健川汪明府懸弧之辰計庚申之春邑侯來蒞任至於今蓋六年矣先是歲甲子之秋邑縉紳士民交謀製錦屏為侯壽侯辭之至再已而正色告不佞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業待罪縮三尺組為邑牧不知告歸故里何日即歸亦何術辨脚力昇諸公所贈骹饌抵里門耶蓋言已而泣數行下也迨今歲邑人又謀是舉則又辭之且曰余家

敬亭之南所謂陽坡別墅者會且鬻矣家有一脚踏火爐向日僕輩以緩急有所需且送之質庫易子錢歸不腆敝廬將何所懸諸公之幃以文吾壁者蓋邑人間是言也靡不咨嗟太息當食而廢箸者矣夫今之爲令者其纍纍捆載而歸攫高官市良田廣宅築金穴貯歌舞者豈無其人哉而侯之蒞吾淄也則諸不在經制者毋入也其大者催科之入纔足供鞫費而已諸如贖緩行戶市稅之入侯皆一切報罷曰此經制所不載者至於本邑存

留裁汰以來所支無幾若祭祀俸食驛站倉漕腳費之類在經制者無不出也夫大官之俸有幾侯之出入如是而又有故舊過從上下儀節徃徃不得其歡心以去無惑乎侯之朝夕甚急也然侯初不以爲意日惟服澣濯之服處上漏下濕之廨宇怡怡然與士民相見謂世之大患莫如東人惟許令自首邑之大害莫如催役之名公直者卽就便以地方充之爲善至如請蠲其旱稅請卹其水災蓋六年於茲未嘗以疾言厲色相加也侯之言曰

吾宛溪三十年孝廉日以化民成俗爲己在吾所  
輯壽世一編具在願與士民交勉之他何計焉吾  
出俸餘聘師義學設壇講約卽年來廢堞頽城馮  
馮乎復金湯之舊矣聊以見余志之什一惜未置  
瞻士田一區爲去後未竟之志耳侯之處慮如是  
是豈子子焉惟以清節自見者哉一日偶抱樂正  
子春之憂送力辭求去上下交留之不可得闔邑  
黃童白叟始重違侯之意而稱此觴也余不佞竊  
窺侯之壽考無疆有數端而邑人之善誦善禱不

與焉侯向嗜養生術所著書深達柱下廣成之旨  
一也服御儉素衙散手一編自娛精書善吟其陽  
坡詩古文集久已行世旣抵淄遂不復多作屏除  
伎藝無以滑其天真二也失偶輒不再娶有魯山  
陽城之獨行三也仁心爲質蒞淄以來所活人多  
矣施藥濟厄日養其神於太和元氣之中四也經  
云仁者壽又云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  
德侯具此四德而又簪紱棄如脫屣從此吐納烟  
霞與黃綺爲友回視般陽舊署正如緱山乘鶴下

志登堂文後集 卷之四  
視鄉人僕僕拜送徒增笑耳蓋陽關一唱而已軒  
軒乎登僊矣又安用淄人南山北海之詞爲誦禱  
爲耶

淄川縣治重修善惡亭簿序

縣治設彰善癉惡二亭於大門之左右卽周官上  
愿糾暴與衆共之之意其法久廢亭或設或不設  
甚或樗蒲六博兵民游手之徒雜居之官長過則  
暫起立去則箕踞喧呶如故夫良法美意浸久而  
全失者豈止斯亭也哉蓋不獨淄川一邑爲然也  
武林張侯石年來蒞淄旣下車百度維新諸凡祀  
壇官廨城隍之祠邱孤之院無不傾其維揚之產  
而葺治之而又首新此亭且具善惡簿以記淄人



之尤者邑司寇高念東先生既爲文以志其事余  
不佞復承侯之命而申言之曰甚矣古先王仁天  
下之意之厚也自察舉孝廉大中正不得其職一  
變而以文相求陵漸而有通榜覓舉之事古先王  
仁天下之意幾窮獨此亭歸然空名尙存周官遺  
意侯之重建此亭也其仁吾淄邑之意之厚可知  
也夫孝謹仁讓之子名不出於里門其强悍者且  
從而齟齬之其賢行得聞於上官最難無以勸之  
則中沮卽有以勸之而事不聞於四境則所及者

寡而勸之法亦窮莫若揭其名於亭以與衆共之  
其鄉人知之者曰夫非向所稱謹厚爲人所陵驟  
者耶卽不知者問其人具何行而至此則孝謹仁  
讓之心油然而生日寧詎不渠若耶是旌一人而  
四境勸也若夫忤逆酗酒博奕游惰之徒其呼黨  
引類足以制伏其比閭而不敢訟之於官間訟之  
官矣其四體桀驁足以勝桁楊纒脫三木頑暴如  
故而良民益畏避之如豺虎之不可嚮邇則官法  
止及於一時今揭其名於亭但用其好榮惡醜之

志壑堂文後集 卷之中 三十一  
恒心以厭苦之使將欲息黥補劓而無術而又朔  
望令與鄉三老偕來訟庭詢其改行與否則瞿然  
易轍矣而聞之者又足以懼此我侯仁吾淄人之  
意之厚也雖然吾固習知侯之必敬慎其事也孔  
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至於名登惡人之亭  
者雖孝子慈孫百世湔洗之而不去或者先登惡  
名於簿以俟其改迨其不悛業登名於亭矣倘肯  
悔過遷善則爲之除其惡籍以與之更新果其卒  
爲善士則爲登名善亭以獎其精進寧詎知不有

顏涿聚周處戴若思一流人物出其中乎此我侯  
異日躋台司時夾袋求賢埋輪逐惡之大政而小  
試於一邑者邑人其敬承之哉侯自下車以來登  
倉漕之弊革行戶之習嚴保甲絕賭盜撫茲四履  
如寒者之得汗療者之初起人人有一令長之明  
罰勅紀在其意中蓋 國家設官以來未嘗有也  
吾邑人其剗心刺骨以無辱此亭焉余不佞願與  
邑人交勉之矣

人交於之矣  
收其書之孫  
合前之幾章  
是日微官  
照承梁博

癡說序

蓋余自鳩車時即知吾邑里有畢孟議先生云先生余諸舅行也又為余諸外舅行當勝國時簪笏鼎盛中丞翁方開府巖疆先生俊胄翩翩畜健兒駿馬兜鍪繫鞅殆平原信陵之儔也中丞於余為外大父行余生也晚不獲奉杖屨然先君子嘗謂早晚雋賢書賦鹿鳴者首為先生屈一指是時余方就外傳故先君子言止於此抑余又知先生為文學選造之士也無何陵谷變易 聖主龍興余

志齋先生集 卷之四 二十四  
自釋褐後始得晤於燕邸是時先生方措拄門戶  
比隣隱若敵國顧不畏強禦徃徃樽俎折衝之至  
於雀鼠繁興山騰海立而名益著余比時不得數  
承顏色間從親故詢知動定群推流品在袁絲劇  
孟之間迨余歸田解組方得數數從先生於枌榆  
社飲之後或謂余曰先生嘗南遊購二裘以歸皆  
重貲一以衣先生弟仲積先生一以自被又重貲  
爲太母製壽裯蓋數十百金狸首斑然也此二事  
先生未嘗向人言余時時念之曰先生非富於財

者其孝弟如此迨今歲丙寅余年正六十先生已  
貢於鄉年七十餘諸子馳驟文壇其孫舉郡國第  
一人爲名孝廉余乃見先生所爲自叙名之日癡  
說者垂範期於忠厚型俗期於和易又居然陳仲  
弓管幼安之遺行矣不止司空表聖早營兆域柴  
桑居士自製誄詞之謂也夫余自少至壯以迨於  
今總不能一言以定先生之爲人豈先生之道益  
高而德彌邵歟抑余之年漸衰而蒙漸啓歟余謏  
劣無似未得聞有明盛時先達長者之桀誨然間

從一二故舊及簡編所傳若故相國憲松張公之  
訓其家曰毋寧負屈毋寧讓人務使吾家有官若  
無官高司寇念東前輩述其祖訓曰有不打人一  
掌詈人一語者真吾佳子孫而先生之祖贈官保  
尚書黃髮翁家訓曰不放債不居間不攻煤并不  
開鹽店巍巍乎此三公之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今者並龍門自序之篇直可謂般陽四寶矣癡說  
云乎哉

孫端士制莪序

昔王弼州歷述文章九命凡文人之貧賤困折靡  
所不至能使操觚之家氣短而色寒余友武林王  
子丹麓爲更定文章九命歷述文人之富貴壽考  
者又極洪範五福之所不能載是二者其何以說  
焉余邑孫貞子孝廉學博以其嗣君文學端士之  
制莪來請序余爲遲回者久之蓋始之悄焉以悲  
已而听然而笑而後豁然於二王之說無疑也夫  
余友丹麓所稱文人之富貴壽考者豈不足以壯

詞壇之氣而爲余與孝廉之所適爾而喜者乎姑  
不論其他以孔安國之賢且貴也而壽至二百餘  
歲亦可以極生人之大欲矣至弇州之叙九命也  
如相如東郭陶潛杜甫之貧世所知也郭林宗至  
以衣一幅幃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貧何如乎  
他日屈原韓非二陸三蘇孫卿蔡中郎董賈沈謝  
之困厄擲揄路鬼憔悴波臣抑又難矣而其述夭  
折也以楊烏七歲窮經尙在子思子十九歲作中  
庸之上乃至九歲而遂死豈非余與孝廉之所惜

焉以悲而爲文人短氣者哉然而柱下之言曰死  
而不亡者壽誠有其不亡者則雖九歲之楊烏可  
與二百歲之孔安國並傳如蒲衣項橐之類是也  
孝廉何以悲焉無其可以不亡者則雖龜鶴遐齡  
不離羽甲荃珀千歲終屬草木而已其可喜者焉  
在哉端士以名家世胄壯歲早隕其爲文也如江  
河之行於地填委而無不至也如笙簧之出於口  
抗墜而無不足也孝廉將付之梓以壽世則端士  
之不亡者其在此更不必藉弇州九命之詞以自

解免可知矣余生平自負唐舉之術每以余邑孫  
孝廉與畢仲積封翁之子若孫爲最盛今者畢子  
山郡丞與端士文學之蘭摧玉折也竊恨余術之  
不驗然而兩家之羯末封胡瑤環瑜珥濟濟後起  
方未有艾余之拭目以俟其成正載酒摘文以登  
堂舉觴賞其名園泉樹有日也

關聖祠募建鐘樓序

淄川西郭關聖帝君祠有鐘無樓鐘架於神馬之  
廐余每朔望來瞻拜祠下羽人暨居人輒數數與  
余謀建樓於祠之左偏而乞余言爲托鉢之先聲  
余謂帝君之聲靈赫濯朗朗如日月之經天雷霆  
之殷地固無俟鐘聲之遠被也卽帝君之義烈載  
在瑤史證道冠於珠林亦非管城所能罄無已則  
有一焉帝君俎豆之祀繁於昌平而筵尊之孚儼  
如欵誓請試言其所知者記順治戊子之秋邑舉

賓興之典余不敏濫與焉出祖於西郭六龍橋上  
禮既畢余肅謁帝探籤祠下得第一籤有玉殿千  
官之句已而抵濟南抵長安正陽門一再謁帝祠  
探籤皆得此句是歲己丑倖博一第叨與館選回  
繹籤詞有如影響居嘗耿耿於中何其三占無異  
辭耶一日座間以此事語客高司寇念東先生曰  
余癸未之秋中式選館時亦筮得此一籤抑又奇  
矣卽向者南鄭高令之以那移變產不完於例將  
收其帑也其甥趙生員代占得籤若有長安消息

到喜氣入眉端之語且註云此籤若爲人代討則  
吉當時咸謂此事安得好消息乎已而夫子姚大  
司寇端恪公爲募中外宰官二千餘金完其贖其  
家得以完聚而後悟籤詞之昭昭也夫帝君之於  
昭在上其吉凶同患開物成務如此則夫四域之  
中其卜筮靈驗之事未易一二殫述可知矣雖帝  
君之顯赫無俟銓旬之遠被倘或子夜聞聲者瞿  
然驚覺而蹴起日此義烈證道關帝祠新鐘聲也  
其有童心未化習氣未淨者洒濯而剪芟之或者



亦鯨鐘之一助爾况近奉撫軍檄下州邑應置鐘  
之處置鐘有煌煌明訓焉勉哉畚鍤是又守望相  
助之義焉其可已已也樓成於他時巖城疊巘杖  
屨徙倚之間孤村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  
將必有登高而賦者矣

戶部左侍郎石甌焦公神道碑陰記

皇帝二十五年十一月朔四日 遣官祭戶部左  
侍郎石甌焦公於其廬賜金造葬今冢宰李公鄴  
園志其墓少司寇高公念東撰神道碑宮詹王公  
阮亭爲之傳煌煌巨典三先生燕許之章詳哉其  
言之矣而公之孤歲貢生舜年候補七品京職舜  
同復造余里門匍匐請記其碑陰嗚呼卽微兩孤  
請余寧能無一詞於公耶凡公之世系贈爵遷除  
盼賜及嘉辭盛德之大事碑志所及載與兩孤所

爲狀已詳者不復贅茲記其遺事公家世有隱德  
至祖寧夏中丞公功在邊陲績在世史余自童子  
時卽聞中丞歸田盛德感踞延致無虛日一肩輿  
賚壺觴佳釀自隨殊自飲也一日送客里門樵者  
搯路不少避且曰誰教公家爲善良仕宦者而令  
避公耶中丞公聞之反大喜賜之酒公父司李贈  
太僕寺卿余外舅也嘗巾幘園林棋枰賓從間時  
時爲余稱說中丞公二事蓋其遺教如此余與公  
同己丑殿試同選庶常玉芝殿公已在選中輔臣

學士雜呼公名公面赧不應衆擁之始出余時謂  
公此范景仁舉禮部唱名不肯自陳狀耶或朝回  
衙散節序宴遊同儕喧呶時公穆然而已無何卽  
退戶無雜交迨解館授御史人或謂御史熏灼賓  
客過覘公意蕭然殊不自釋已按雲中及視河東  
隄政某孝廉曾從行歸與余言其服御胥有節制  
如寒素以余所知前後按視雲中河東者交遜謝  
公循介云當其往河東也贈太僕公戒鈔書二胥  
令公自擇一役眇公促令眇者具裝旣抵晉署署

中一門役侍立公視之娟娟孺子也問之果縣令  
自鄉塾中勒令服役者立遣之歸一日刑一人公  
署已下鑰矣忘脫其三木公徘徊終夕不能寐蓋  
其於慎如此由侍御晉太僕累年不調一少卿驟  
陞諭公公殊安之無何 上臨軒內計群吏公嘗  
獨對其屬僚抵任歷俸月日及某某才行具奏甚  
悉卽 上所問某官貌歲伊何某非緣某事遷來  
乎公一一對揚休命如 上指而 上始器公矣  
此後擢憲副擢少司馬司農皆 上意也當司農

命下公寓書於予謂將何以報稱 上德意余覆  
劄謂方今司空估計倉場度支 當宁綜覈畢具  
况在地官公等其自爲釐剔無復重煩 上慮爲  
也已而再寓書有云開歲京察例自陳吾其休矣  
余謂公素健無疾何遽至此其有所感乎無何諸  
孤來訃公薨於位旣聞訃始從邸抄見同署會計  
公䟽條奏軍國大計所爲安上全下損益之數而  
公逝矣中外知與不知咸惜公未竟其用以答  
神堯知人之明也按公生平孝謹雍穆不爲皎厲

風槩如石奮魏舒時而施設未竟則非蘭臺石渠  
所預知矣贈太僕公嘗謂余曰人家教子譙阿厲  
禁至不可堪亦安用此吾於子未嘗疾言遽色亦  
登一第蓋公之明惠亦天性然耳方公需次內陞  
時侍養太母夫人歷有年所太母偶不懌公卽傍  
皇出宿於外起居無寧晷迨言笑如平時而後卽  
安蓋自榮養以至侍藥考終無間惟予知公之純  
孝也與人交油油無失色然意所不可斤斤不少  
假易佐部事部吏不諳輒致之法邇來部堂少管

吏者管吏自公始其里居時余過從徃徃見所觀  
書皆勝國文獻會典通紀等書公之言曰三古以  
上書如母追委貌奈不適於用何吾取其迄今可  
用者其留意經濟如此公爲司馬寄余書曰屯田  
鼓鑄歷代之俱有成效我朝曾一舉行反致  
累官病民原無治人遂歸咎於良法之不可復豈  
不誣哉若損下益上補苴目前如昔人所云不加  
賦而財用足者又出桑孔下矣幸今四方蕩平兵  
馬或散或裁需餉較前減半持籌者當合盤打筭

一歲所入足敷一歲之用卽當寬邱民力以培國  
本愚以爲先復夏稅秋糧之舊例俾追呼少緩小  
民得從事南畝則家有蓋藏人鮮流移而額賦自  
無虧欠除害卽是興利不必多開利源自無不足  
之患矣尤在封疆大吏以身率屬務使吏治澄清  
貪黷斂戢大家寔心做事太平何難立見乎况明  
歲上元昌期天人協應固不爽耳其言如是煌煌  
乎經國訏謨收弄篋衍竊謂林臯把鉏漸緩輪將  
乃甫司九扈遽召褰衣管葛抱負尙托空言此余

所爲咨嗟涕洟以爲未竟其用者也念己丑之役  
山左同館五人王永壺少宰安復日少叅墓木已  
拱矣公騎箕尾之年姜玉璿檢討亦復相從九原  
黃公酒壚徒有余在微諸孤之請余寧無一言於  
公耶用是撫公遺事志之碑陰綴故舊之見聞詔  
其孫子蘭芽玉苗振振方興而伯仲一門簪笏並  
盛歲時蠱蠲之間拂拭麗牲之石定有感於余言  
若公之卒葬月日與子姓婚嫁已詳者例不更書

焦石甬侍郎祭文

嗚呼世之論交誼者泛言縞紵而矜稱范張夫縞紵者傾蓋之交耳范張千里命駕生死纔一升堂拜母焉盡之矣余於公何如哉余與公定交於龍墀鴈塔釋褐彈冠之日猶是與蘭譜四百進士同也迨選館四十三人晨夕讀中秘書其司農給廩餼司空授筆札帷床几案則寢食與共矣而此四十三人中有山左五人焉此五人者結駟登朝連驥入署委佩玉芝之宮橐筆武英之殿則肩

隨步趨日以爲常矣時則載酒追歡投轄卜夜雄  
談驚座擊節徵歌排闥造訪無間晨昏作黍登床  
誰爲賓主雖情重兄弟無此彬雅雖道重師友無  
此雍睦嗚呼今誰在哉自公謝世而後同館中如  
漢陽相國通州宗伯與廬鳳副憲立朝者纔三數  
君子耳至於渭北江東音問隔絕聚首無幾存亡  
未卜又復多人矣而山左五人中繫惟余在誰獨  
無情能不悲哉况五人之中余以內兄事公里道  
之近朝夕可以過從往來之類欬警可以相接骨

肉之義欣戚無不相關緩急之情有無無不相濟  
余與公爲何如耶公天性端敏加以庭訓跬步之  
間皆有矩矱余少不更事壯而以公爲師表數年  
以來方謂余雖飾巾待盡公且懸車歸來公有園  
林余將命駕余有丘壑公且來遊此亦世間尋常  
事而亦不可得耶記公之奉使祭告歸里也余往  
相焚黃之禮當謁拜之頃公顧余而色喜豈不謂  
余兄弟相見於此爲可樂耶迨歸公第公留余宿  
余謂公勞矣辭宿公伯弟之居遲之公走字相告

將顧余山中余又謂公勞矣力辭公而罷嗚呼時亦謂歲月方長正好揮手南浦林臯有約徐將夜話西窗耳豈知歡聚便是生別所謂玉堂總成黃土哉嗚呼余今年六十去公之壽十年耳三生有待重泉匪遙沅湘赤狸芙蓉青螺升躋神明之語正可告人虞淵聞笛之哀倘非達者幽明不隔何妨杯酒流連笑語如生定許閒庭陟降嗚呼公不我棄尙來饗哉

祭余太翁文

爲楊區明府尊大人

於惟金谿蔚爲儒宗象梭而後篤生封翁惟我封翁邦國是儀道喪文敝惟日孳孳昔有河汾隱居教授今之策溪輝映先後羽翼經傳揚推今古百家九流升堂列廡賑饑卮厄行惠於鄉抱道不仕示此義方翁之義方在翁令子早雋賢書撫我梓里撫字心勞懸蒲不試上庠有田東臯有志惟我封翁衆父之父昔民無襦今民五袴計典在邇鋒車闐闐烏府梧垣實首推焉 贊文累錫 鳳誥



志齋文集卷之四  
三十一  
疊宣於惟封翁胡不萬年胡天不弔風褫椿帷衰  
經如雪四民孔悲某等俯仰琴堂聞翁遺教嗟翁  
歸矣何則何傲翁所著書充棟汗牛生存華屋寂  
寞山丘不腆瓣香因風遙寄簪紱纍纍潛焉出涕  
楚招魯誅神去何之瑤臺貝闕庶其格思嗚呼尚  
饗

高振東進士祭文

於惟我公渤海著里中丞文孫光祿令子一門之  
為高辛多材爽鳩北寺惠文西臺我公躡典風流  
文藻鹿鳴張宴鷄鳴起草看花鳳城題名鴈塔玉  
屑霏霏美髯颯颯龐公不仕棄家採藥玉函砂爐  
清泉丹壑五湖知交三黨媿睦焚券圖文脫駮尼  
父道成厭世霞舉緱山舉手時人騁鶴而還太清  
堯率東海石屋惜哉姻親伏地痛哭嗚呼公之哲  
嗣甫薦賢書泥金方至旋駕雲車公之猶子簪笏

如林公之孫曾蘭桂森森吁嗟人生如夢醒耳生  
榮沒哀誰盡如此公之子塔余弟夢師携公諸甥  
纍纍在斯玆堂載啓靈輜永訣皇菴之麓孝水臨  
穴旨酒斯陳刑牲在列辱在葭莩匍匐嗚咽嗚呼  
尙右饗哉

萃亭王太母夫人祭文

於惟太母邦國之儀作配侍御實維女師女師維  
何誕三學士爲世鼎鉉去天尺咫期未封胡蘭階  
胥慶象服珠翹自天中命盱衡海內闕闕誰歎  
京口三張婁東三徐於惟太母壽考無疆雍容侍  
御白首相莊歛時五福太母爲盛屈指九州今莫  
與競庚申之秋攝衣升堂侍御肅容藿肉醴粢維  
時侍御號召執友擊鉢分闈高館命酒侍御七袞  
母六十九賦詩爲壽兼以壽母輪指記憶於今七

年光沉婺宿太母溘焉太母薨逝 九重泫然黃  
腸秘器白澤新阡侍御鴈塔猥余連名安仁腹轉  
詎不神驚渭北江東千有餘里絮酒炙鷄敢曰芳  
止蕭樓赤鳳瑤池青鳥下視人間環海如沼瓣香  
一縷生芻一束神之格思 國郵巷哭嗚呼尙右  
享之

益郡趙母張孀人祭文

安仁腹轉阜魚泣血母儀云亡鮮不悲咽於惟夫  
人相國曾孫作殯於趙魚軒朱門鷄鳴總盥高堂  
入侍肅肅臧獲雍雍娉如畫荻教子篝燈佐夫人  
亦有言夫人勤劬樛木之德婉孌善下階前蘭蕙  
鳩車竹馬夫人勤劬中歲善病藥裹茶鐻庶幾有  
慶靡神不舉胡天不弔渺渺瑤池青鳥來召余家  
子壻夫人冢嗣神賈終童青雲立致於惟夫人胡  
不少延鳴珂搢笏觀其成焉日月不居奄及大襄

志壑堂文集卷下  
凡在戚里罔不盡傷辨香一縷旨酒一盛靈旗廻  
馭佇下瓊京嗚呼尙右享之

志壑堂文集卷下

文

醒夢戲曲題詞

幽夢軒遺詩序

竹窓刺語序

聊齋志異序

白嶽遊詩序

禁糴說

高車駟馬送客圖說

石堂近藁序

江山名詩序

疴餘警心錄敘

朱忠莊公家訓跋

魏侯保薦榮陟序

巍石莊關聖帝君祠碑記

龍泉橋碑記

文縣西關義市碑記

鴻鱗片牘序

題問姬吟

題高聖遊北歸紀畧後

王生入庠序

王世入事  
 歐高聖後亦能錄畧終  
 歐高聖後亦能錄畧終

志壑堂文後集卷下

醒夢戲曲題詞

淄川水唐夢賚

權郎以其二歲之兒繫壺於臂驟投諸不測之江而聽其游焉燕越之人見之大駭以為權郎之虐其子也而不知未有如其愛子之甚者也王制古來登極者一歲卽製梟其義亦有取爾也知其說者可與授紫霞先生醒夢戲曲一卷俾之卒業矣夫權郎舉家善泅而不能必其呱呱而泣者之不

溺也非襁褓而習之一且中流失楫殆矣此爲萬  
一不必然之慮且如此而况於流浪生死滔滔者  
古今皆是乎先生之詞反覆以生死事大爲諄諄  
亦欲天下之童而習之而懼其溺也所謂善戲謔  
今不爲虐兮者也夫南山北海之詞取之而不盡  
然一歲不髹裨驟而舉之爲不祥粹而用之爲不  
備矣此古人之忠愛之周以摯也亦何碍於千秋  
萬年哉雖然習則習矣至於入水不溺者亦自有  
說焉夫三老伍伯日事官署可不謂習乎而弊官

棒獨多者何也世有其父善盜者其子就而求其  
術其父不之告也率其子穴一富人之室旣入矣  
鋪其子於富人之匱而逸其子大窘於匱中唧唧  
作鼠聲不已富室寤不及求火遽啓匱而索之盜  
子奪門而出方悔方恨已而大悟曰此其事固父  
不能傳之於子者也此昔人喻道之深談不知者  
或妄云不足爲訓矣古有良將對敵被困於山藪  
之間者敵人四面縱火將逼矣良將舉火先自焚  
其近壘之榛莽而敵火斬焉不能至所謂死後重

生欺君不得也此又入火不焚之一說也先生著述之富可以充棟不肯以之問世而獨以其出世之學無可告語於熱鬧世情中作此清涼之曲若嬉笑若怒罵而出之一以爲子夜鐘一以爲塗毒鼓知其音者卽信爲通晝夜一生死之真詮便家置一通俾矇瞽誦於几帷厨偈之側正使南極老人賜長壽鐵券有分耳

幽夢軒遺詩序

武林西湖天下文人之藪也然古今艷稱者元白李蘇皆以仕宦而至而孤山處士生而名動君相沒而祀於其鄉一若蘇白諸公反似耐食於西陵而僅一得當者何也毋亦其文與行輝耀今古而不在區區簪紱之間歟其後聞處士之風而起深衣幅巾之士巖居川觀而高尚其事者代不恒有越數百年而有吳處士宗彥先生其人先生生居西湖之上沒葬西湖之側沒後數年而幽夢軒詩



文遺稿始燦然見於世當世操觚之家相傳其行  
事賡歌其詩詞爲楚夢以哀之把其書流傳披繹  
如宋之有君復晉之有靖節也豈不輝映前後奕  
世同符哉先生磊落自喜生平不樂仕進踈財好  
義急人之急每當兩峯三竺鳥鳴花發之辰斗酒  
嘯歌聲振林木見者疑其非塵世中人也今所存  
遺稿雖零珠碎璧非其全集然嚼徵含商蕭然自  
遠吉光片羽亦足以見其一斑矣余在武林嘗拜  
先生遺像脩髯豐軀芒屨竹杖觀其人益以知其

文也夫天垣天市昭回於上而少微之星並陳五  
嶽三山撐柱於下而柴桑之里並著孔門之賢列  
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夫固確然有其所以  
傳者而不在區區簪紱之間也然靖節之詩曰雖  
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而先生有子海木詞名奕  
奕有聲當世則非靖節之所敢望也若和靖處士  
則以鶴爲子抑又何如也



可傳也夫人生而具勝情者不必有靈腕若自其童子嬉遊鳩車竹馬之事以至長而四方山水友朋煙棹筍輿歲歲時時莫不記而爲書一生所得知當充棟幾架汗牛幾乘而未嘗有其人也吳子以鄧禹拜爵之年勵劉向燃藜之志兩年以來所爲詩詞制菘並鈔書不下幾尺鷄聲膏火雖月夕花晨不少間有其才者無其強記有其學者無其敏給兼是二者又無其篤嗜過此以往吾將不知其所至矣

聊齋志異序

諺有之云見橐駝謂馬腫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於目所見者爲有所不能見者爲無曰此其常也倏有而倏無則惟之至於草木之榮落昆蟲之變化倏有倏無又不之惟而獨於神龍則惟之彼萬竅之刁刁百川之活活無所持之而動無所激之而鳴豈非惟乎又習而安焉獨至於鬼狐則惟之至於人則又不惟夫人亦誰持之而動誰激之而鳴者乎莫不曰我實爲之夫我之所以爲

志齋堂文集卷之十  
六  
我者目能視而不能視其所以視耳能聞而不能聞其所以聞而況於見聞所不能及者乎夫見聞所及以爲有所不及以爲無其爲見聞也幾何矣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而不知有以無形爲形無物爲物者夫無形無物則耳目窮矣而不可謂之無也有見蚊睫者有不見泰山者有聞蟻鬪者有不聞雷鳴者見聞之不同者盲瞽未可妄論也自小儒爲人死如風火散之說而原始要終之道不明於天下於是所見者愈少所恠者愈多

而馬腫背之說昌行於天下無可如何輒以孔子不語之辭了之而齊諧志恠虞初記異之編疑信之者參半矣不知孔子所不語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聞者耳而謂春秋盡刪恠神哉畱仙蒲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爲記載之言於制舉業之暇凡所見聞輒爲筆記大要多鬼狐恠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爲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爲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蟲語冰也余謂事無論

志壑堂文集卷之十  
常惟但以有害於人者爲妖故日蝕星隕鷁退鵠  
巢石言龍鬪不可謂異惟土木甲兵之不時與亂  
臣賊子乃爲妖異耳今觀畱仙所著其論斷大義  
皆本於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開物而成  
務正如楊雲法言桓譚謂其必傳矣

白嶽遊詩序

長白爲泰山之副嶽記所云禪肅然者也抱朴子  
謂爲七十二福地之一范文正公畫粥斷壘讀書  
故廬在焉武林吳子海木來下帷於志壑之莊山  
書屋每樽酒論文屈指名勝旣於端陽之後薄遊  
濟南歷攬華不注趵突泉之間矣居嘗登吾環山  
洞閣見白嶽之崔巍未始不數數嚮往也重陽之  
月乃結約爲茱萸之會朔之七日余與海木及朱  
逸庵中翰自般陽往旣至柳家庵則畢載積刺史

志堂先生文集 卷之六  
已杖屨於寺門矣越日高念東司寇先生有事於  
壽光以次至鮑夏生少叅李子子常自於陵至皆  
宿於柳家庵再越日是爲九日同登范公讀書堂  
遊陟彌日至次日乃歸是役也同遊七人往復五  
日先是高鮑二公與李子之未至也余四人同探  
醴泉謁范公祠讀誌公碑禮地湧石佛逸庵以峻  
嶺巉巖坐山椒而止余輩舍故逕取道澗山濼遵  
貓頭岩之西而返書堂之行鮑少叅以肩輿不能  
登而不至兩地之險可知矣柳庵之夜刻燭聯吟

宵分乃寢書堂之歸也曉霧蒼蘂雨作矣下山四  
十里飲於鮑園宿於子常之東軒殊大晴霽天時  
人事抑何相濟耶余與念東先生各有詩吳子以  
始至詩獨多錄爲卷凡若干首昔范公自姑蘇抵  
於陵肄業往來於秋谷口醴泉之界嗣以文章政  
事徂天下而無一語及長白時事獨傳其知青州  
日優人落霞孤鶩之謔何寥寥也吳子詩日還有  
擔簦千里人又日只如秋口往來時他日以般陽  
爲吳子之秋口以此行爲吳子之醴泉於鑠哉名

山倘緝專志必以是爲稱首矣先憂後樂之業焉  
知不再見於今日請先繪重陽白嶽圖詩不虛傳  
寧止沙彌二桃白兔一翁事涉恍惚有無之編云  
爾哉

禁糶說

芻蕘子狂言

事有似爲仁人君子之事而究其實乃毫無益而  
大有害者則歷來各省州縣禁糶之令是也爲禁  
糶之說者日本處豐收四方來糶則本處之糧大  
貴或且糶者多而糧必盡貧民必至於餓死則是  
禁糶者體上天好生之仁卹一方無告之衆豈非  
善政哉而不知其非也夫糶者非強人而糶之也  
有糶者而後有糶者其糶糧何爲也哉日以封糧  
也以納米也以買布也以買絮也以辦人事來往

也今禁之遂不糶乎曰不能今如欠糧銀壹兩矣不能因禁糶之故封銀伍錢而卽完其糶如故也欠米壹石矣不能因禁糶之故納米伍斗而算完其糶如故也以買布絮辦人事者不能因禁糶之故遂不買不辦其糶如故也然旣已禁糶矣則此糶者糶之何人曰糶之本處人向外販者糶之外來販買人有倚靠者糶之本處大家有錢能收困者但一經禁糶則糧價頓賤向之糶壹石者今且糶壹石幾斗而後足糶之日又遲在官糧不完則

獻朴之日旣多在民衣不辦則饑寒之日又多相對號呼無可如何此禁糶之令一下而收成之方仰屋而嘆荒儉之處頓足而呼如有人於此使之五官百骸十二經絡節節不得流通而告於人曰我岐黃我扁鵲我神醫救世者也無人不困矣且夫糶糧者皆非有錢之家也有錢者則糶而不糶矣無論貴賤貧富無不辦稅之家卽貧而爲人傭工爲人佃地租地所得有數之粗糧無不以粟易布者向來可以少糶而有餘者今反使之多糶而



不足其所利於貧人者何如也假使官不禁糶得無恐有糧之家乘輿多糶而糧遂盡乎夫數年以來非水則旱民間萬不得已而後糶八口之家筭而又筭尚恐朝夕之不繼寧待官爲之禁而後念及其家口耶夫不禁而未必多糶且因糧價貴可以少糶禁之而勢必還糶且因糧價減而反多糶且

朝廷之賦稅不能辦上下之考成不能免窮民借販糧爲生者裹足而不取動而獨使衙蠹地棍白晝

公然搶奪車驢則棄之於荒野而不敢歸糧石則付之於何人而不敢問自奪平吞甚於強賊此載在律中何條奉在

詔旨者何日而仁人君子之爲政一至此耶此無他爲衙蠹地棍邪說所中而未嘗深窮也夫一縣則不爲隣縣荒儉計而在知府則均其屬也一府則不暇爲他府荒儉計而在撫司則均其屬也况

朝廷以四海爲一家直省告饑方且蠲之賑之南方之絲帛北方之貂參西方之羝羊東方之魚繭皆

志望堂文集卷之十一  
未嘗禁其販賣今荒儉之處日望糴糧者至苟延  
旦夕之命而販糧之罪又律中所不載之條乎且  
自丁巳戊午以來曾經年豐糧賤無人搬販之時  
矣每斗粟曾價至錢二十餘文是斛斗二斗五升  
也處處無人糴買農家積糧滿囤鷄犬門闥依然  
無恙以不能辦稅全家而逃者有之當其時官不  
能救之於下天亦不能救之於上今一方少收四  
方有來糴者是天欲少蘇此一方民命之苦且大  
救四方民命之苦而官必設法以困之使糴者不

得糴糴者不得歸彼此遠近俱困是誠何心哉或  
有爲之說者曰民間原有一種無寸宅尺土游手  
好閒之人專以糴升斗爲生者獨不爲若輩貧民  
計乎曰若輩亦樂以搬販升合爲生者也一禁糴  
則若輩亦苦矣良民之爲商賈者無罪而罹於法  
衙役之承風旨者橫飛而食人肉此一舉也惟有  
衙役等人樂耳有心世道者尙深思而得之哉

此真酌時濟世之文韓柳何足復言哉而縱筆  
所如無堅不破則又文人之樂事也閑窻讀之

斗酒頓書紫霞道人題

斗酒頓書紫霞道人題  
其間口氣噴噴有世之文  
商好其人參其亦公世以  
皆好之亦以古者德來而  
固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其平日亦亦亦亦亦亦亦  
其間之人亦亦亦亦亦亦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高車駟馬送客圖說

有見高車駟馬圖而問者曰茲之為是圖也所以壯海木題橋之志耶余曰固也所以卜海木他日門閭之大耶曰奚而不然所以囑海木之雍容車騎重過舊遊耶曰意未始無之而不盡然也夫士之有志生而顯達者其常也至問其所以仕者何也則遽無以應即意中有以應而不欲嘵嘵言之毋亦曰入而簪筆承明出而簞鉞方州將揚名而顯前人歟抑東方千騎呵殿千尺將富貴歸故鄉

志齋堂文後集 卷之六  
歟不則金谷銅穴藏粉黛貯珊瑚遊宴賓從稱豪  
舉歟若是者雖賢達之所不廢而亦纍纍若若之  
所深悉也再則博物淹雅傲左史倚相所不知著  
述浩繁兼沈謝曹劉所不能以是弓旌東帛賁於  
丘園計吏偕來前席宣室將用爲榮寵歟若是者  
皆閭里之耳目聞之而以爲聲觀之而以爲色者  
也非所貴也所貴乎爲天下士者爲能於目前種  
種出於其外而不動於其中斯進可以立生民之  
命而退可以樂天性之本然胸臆浩浩無所不釋

故足尚也不則正冠垂紳者亦有人矣若堂上人  
與堂下人智均志一所不足於堂上人者其勢耳  
非有所紉於其道而心服者也或者間膺一命而  
歎老嗟卑無已時少不得意輒侘傺無聊不可以  
終日所見於古今載籍者比比然矣方自救之不  
暇而又何足多乎余生平閱人夥矣所聞不逮所  
見者亦往往有之如海木之聰明強記一過目輒  
不忘當筵擲管擊鉢刻燭而傾其座客者指不數  
數屈也天之昇海木者若此而又賦性高簡最近

於道其所就豈有量哉自辛酉之夏識海木於吳山之館冬來下帷於般陽所著詞賦詩古文及制義凡若干卷可謂富矣於其歸也作是圖以送之不絮語及凡情意者海木之所以自期與世之所以期海木者皆有在於尋常熏灼之外若夫世之所謂熏灼者此圖具在不過如是如是歷歷可知昔人有云富貴吾所自有此豈吾意計之所許者哉爰系之以詩當驪歌之三疊云

石堂近藁序

昔新安朱晦翁當宋南渡佛法浩浩之時慮道理只徒口說都無實詣於是疏經註禮力與象山之學相抵牾深戒門弟子說佞說悟理必引其可見者道必著其可行者此豈真與相違蓋有取爾矣降而至於今新安之學大行學之者率能舉章句以爲指實而或不能返之於中捫槃爲日標指爲月分枝逐葉漫無會通久之則離並其糟粕而亦失之矣余嘗謂此非晦翁之過也晦翁亦不意其

究至於此也於是有心之士厭訓詁之無味尋所  
爲六經註我者而栖心內典冥遊佞覽者有之矣  
泰山祖珍禪師續西竺之慧命振滹沱之宗風宜  
其擎拳豎拂截斷衆流也乃斤斤然以行解相應  
爲第一義深戒門人不許捉虛掠影妄拈語句蓋  
其門頭如此所謂識法者懼也歲當甲子今

上駕幸泰山師對

御譚道有云三教聖人世出

世法皆不出此心地上究竟之所致等語大哉言  
乎公所憂者又在此抑足以震懼諸方矣師有石

堂集四卷及諸詩刻已經遭

旨進呈所有近詩數冊師一日來余志壑堂携以  
示余余竟讀閣筆推案曰是乃其薰風南來殿閣  
微涼之句莫將猿歸青嶂花落碧岩尙作境會也  
夫天無二道聖無兩心少室未西來以前早有虞  
庭傳心一大公案不經歷代諸聖證明其不以爲  
教外別傳者鮮矣而流布至今日徒求之鞞峴襲  
禡象形會意之餘久未聞有顏曾一堂心會神聆  
之事豈世界之大遂無其人耶抑今人遠勝古人

可以得其皮毛而遂足耶夫儒學病在枝葉如人飲水冷煖不知禪學病在口頭如終日說飯不能得飽二者雖異其實一也此師之所甚憂而亦吾黨之所大懼也師來志壑堂日適值月食會將別余謂師曰公微吟長嘯得無借大迦毘盧國月圓來補東印度月缺乎師笑而不答競取詩橐投之古錦囊中振錫而去余竚立凝望久之已偕其徒出般陽南門遠矣

江山名詩序

泰山祖珍大師每謂余曰淮陰江山名今之林君復也耄年好詩不畜妻子獨教授生徒往來石堂與余訓唱往復又好梅與君復同所詠梅詩百餘首居士幸爲敘之余覽其詩其佳者如風過筆床香閣澹月來竹塢影交加懷人何必吹江笛臥月無煩訪戴船尋香野徑烟初霽覓句歸驢日半曦香生黃月橫塘外花放嚴冰白石邊荒山白塢烟空度流水磚梁影亂交檀心愛拍蝶黃板磬口能

含鷄舌香珊瑚鞭引憐驢瘠金谷旗搖招酒慙茅  
簷短屋團團樹低砌高臺簇簇花何事送香雙袖  
闌無端寫影半屏明不能盡載以視君復之雪後  
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奚啻伯仲哉余乃  
報珍公曰公如偕大迦毘盧國羅漢過我山齋時  
當爲一作已而羅漢不至序亦不成一日師過志  
壑堂云中印度僧業已遊方去矣然所述雲漢之  
言謂所過十餘國山川景物有佺裝遊記所不載  
者如云過流沙河見大鳥來天日爲之昏行人爭

伏匿石罅中初不能名爲何鳥余臆度之得非漆  
園之所謂鵬乎余家東海聞海上人云春來上瑯  
琊臺觀海大魚如山竟數月不能見其首尾鯨吞  
細魚一閉吻浪擊三千背產海蔬如厓樹然不知  
卽所謂鯤魚否也山名與珍公往來名山中見異  
人聞異事曳藜長嘯叉手聯吟於天門巖觀之間  
結浮丘洪厓之好余聞其踪跡殆如南華老人所  
說海上鷗鵬耳余方踰伏鷁巢蟻垤中烏能知其  
詩然吾聞泰山之劫向有孫明復石守道先生其



人者唱明絕學俎豆與泰山不朽吾願二公誘掖  
後進以二先生爲歸也若夫林君之漁釣聖湖當  
時尙有賜粟帛歲時存問之典今山各獨寐寤歌  
抑又出和靖高懷之上矣此間吾友有沂水劉乾  
菴者所註道德經纂五代史及諸詩文甚富然旣  
不令人見人又烏從知之哉

疴餘警心錄敘

嘗有感於東海捕鳧之說矣東海有大澤焉是海  
鳧之所羣游也唼喋於蝦草之交出沒於波濤之  
際鳧甚樂也有捕鳧者出飾葫蘆以爲人面具浮  
於大澤與羣鳧游鳧習與人面處而不驚久且與  
之狎矣捕鳧者判葫蘆以囊其首其當目處則穴  
之頰焉仰焉與衆面具游羣鳧以其爲葫蘆也仍  
習而不驚捕鳧者乃昭昭然視鳧之趾而擊之一  
掣一百掣百凡皆繫之腰間衆鳧不覺其爲掣也

志齋堂文集 卷之十  
以爲衆鳧之戲而沒水也諸鳧且盡爾無一驚而  
飛去者居無何海鳧又翔而下矣捕鳧者腰纍纍  
不勝繫而後出於大澤之岸此東海之鳧之所以  
盡也至於風蓬捕鴈紙鷁捕鶉路其及以捕蛇號  
於山以捕豕其爲法也多端此言不爲戒殺者而  
有感也吾思夫人之處於世也豈不似鳧之游於  
澤也哉其一飲一食一遊一息亦猶夫鳧之樂於  
澤也無何而瘞之青山矣無何而藏之黃土矣是  
誰爲掣其趾也者桃茆未已桑弧又出何其盡而

不驚耶吾意閭浮提之中必有一人面具焉人以  
爲葫蘆也而不之察而葫蘆之穴其目者實昭昭  
然相人之趾而次第掣之也不然何青山黃土之  
纍纍耶吾人生於其間必且高蹈遠引求所以不  
掣吾趾之法抑且與一切有備示以高蹈遠引之  
法如海鳧之不沒於澤中也不是之圖而甘心泊  
沒亦足以悲矣而又重肆吾害焉以益之毒舉凡  
走於山者吾羅之潛於水者吾緝之棲木杪藏窟  
穴者吾鈞之弋之必欲畢其命而已焉以恣吾之

志齋堂文集 卷之十一  
口腹夫口腹曾何厭之與有業無益於世而又肆  
之虐待葫蘆而人面者腰纍纍不勝繫而後舉出  
於閭浮提之外此吾人之所以盡也於陵李君淦  
秋好善君子也與其昆季大司寇公立義倉以贍  
饑者捐市稅以卹商賈德最高行義益盛曾一日  
瓢笠遠遊吳越之間無論識與不識爭延至其家  
如故人焉其爲人可知矣嗣君哲生手輯放生戒  
殺善惡報應之書凡十卷顏曰疴餘警心錄李君  
豈以自警亦欲共警吾人耳傳之令嗣孝廉公質

本山川惟林  
語正

君什襲供奉將付剗焉李氏可謂三世好善之  
家矣吾家三十年戒殺如一日竊奉教於先生長  
者無日不以利濟民生爲願願力有所不迨耳質  
君求余爲序余爲書捕鳧說以歸之敢曰晨鐘暮  
鼓猷醒幻夢云爾哉正謂照顧脚下竊恐自救不  
了耳古德云但消舊孽莫造新殃又馬東籬之詞  
曰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念之哉

朱忠莊公家訓跋

朱勉齋先生殉節封疆一門孝義亦旣炳耀國史矣向嘗讀其在疚記知其得力於薛文清王陽明之學證入香巖擊竹志勤見桃花境界非咕嗶家所知但未見其手批程朱孫吳諸書及疏札全集以爲恨事一日嗣君逸庵中翰出一劄見示言簡而義深已足該司馬家儀顏氏家訓之全乃急請授梓俾海內學者見之試觀其君子不重則不威一解較晦翁所註淺深何如又惟忠信而後能御

機械變詐一段罕譬而喻使先覺之旨如揭日月於中天非深造有得者能道得隻字否竊嘗與同志云勝國理學諸公真切易簡勝宋儒之支離者遠甚即文章事業亦然今徵於先生益信矣

夫一行之作必其氣蓋千人而智周萬物左畫方而右畫圓者也今日惴惴曰無華母乃近於愿儻者之所為而不足以稱詔旨子惠元元歟今觀吾邑仁和魏侯之報最榮遷而後知古今之善言循良未有過於漢代君臣者也吾邑陽丘當孔道之衝又逼近省會素號巨邑年來水旱不時猾胥作奸駸駸乎號稱難治矣夫逼近省會則案牒較繁

陽丘邑令華三魏侯保薦榮陟序

代

漢詔有云循良之吏惴惴無華是言也每嘗疑之夫一行之作必其氣蓋千人而智周萬物左畫方而右畫圓者也今日惴惴曰無華母乃近於愿儻者之所為而不足以稱詔旨子惠元元歟今觀吾邑仁和魏侯之報最榮遷而後知古今之善言循良未有過於漢代君臣者也吾邑陽丘當孔道之衝又逼近省會素號巨邑年來水旱不時猾胥作奸駸駸乎號稱難治矣夫逼近省會則案牒較繁

當孔道之衝而又素稱巨邑則往來行李供頓宜費於鄰封而况當雨暘愆期公私交困之後乎我侯戾止浹年而政和又六年而大中丞特疏舉保榮擢郡丞以去凡邑人之歌思勿替者如禱雨祈晴修學宮捕蝗蟲驅稂莠種種諸善狀與夫申請條示弭盜安民等政冊簡俱在豈非漢文詔令所云日計不足而月計有餘者歟夫邑人之歌思能言其已知耳若侯之精白夙夜以承

國家詔令而有當於地方大吏選賢建能之盛心

者斯豈搏擊武斷自矜詡智勇者之所及乎方今皇上勵精圖治所以表率百官者內之卿貳外而藩臬諸司必慎擇清望素著者以爲轉移運會之樞機而一時直省開府諸大僚爭自飲冰茹蘗以期當

九重激揚至意卽開府之一咳一唾

聖天子亦明見萬里之外莫不懸日月而析秋毫者語云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侯自茲以往節鉞方州令我二東之人再歌卷衣必以其陽丘之治

治之矣

此碑刻於... 碑文內容...

巍石莊關聖帝君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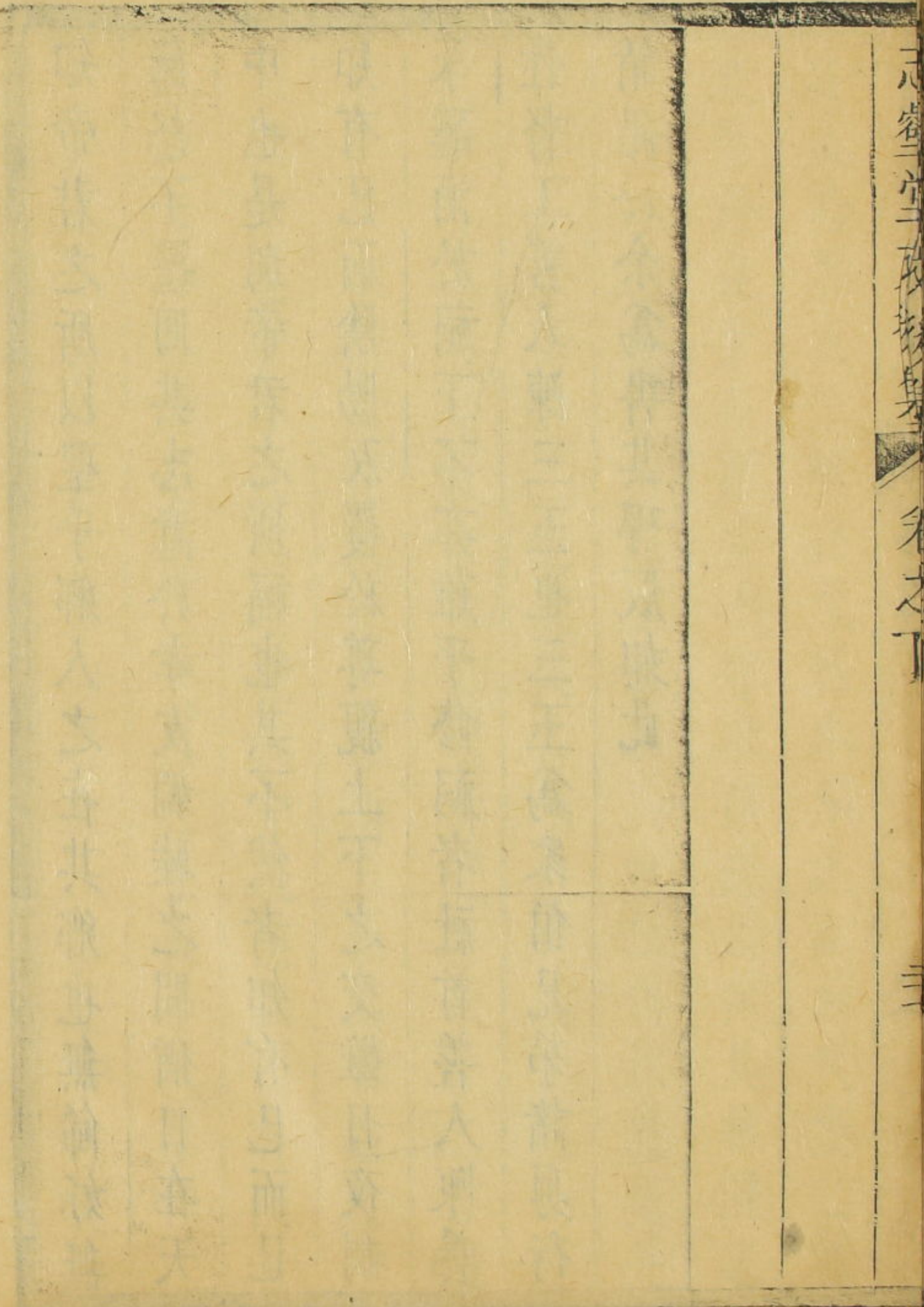
海內祠祀之盛若乾竺柱下紺宇朱薨幾遍矣然  
員寇句履之儒尚有操末議於其後者其羣奉俎  
豆匍匐惟謹無智愚罔有異議則尼山先師與關  
聖帝君兩瓣香耳尼山先師尚有詩書禮樂門弟  
子奕世誦說其道於不衰而漢壽亭侯則未嘗有  
也未嘗有而駿奔胙蠻直與之分庭而抗禮焉嗚  
呼何其盛耶萊柞之鄉有巍石村者舊有帝祠在  
山環溪曲林木蒼鬱之間鄉人鳩工庀材從而新

志齋堂文集 卷之二  
三  
之歲時奉俎豆惟謹至於水旱之所禱灾疫之修禳皆於是乎在亦莫不有求卽應焉何其赫濯也夫帝君之義烈功勳在當世與世所傳伏魔靈異諸事夫人而知之矣然從古來勇將義士彪炳於史冊者亦衆矣而帝君獨聖者何耶帝君之言曰心在人中猶日在天中也信斯言也其帝君之所以獨聖也乎今夫日之在天中也無私而普照者也今夫心亦如是而已矣日之在天中也羣仰之帝君之在萬世也亦羣仰之鄉人知祀帝君矣抑

知帝君之所以聖乎鄉人之在其鄉也無飾好無飾怒不遷回其志意於孝友嫺睦之間猶日在天中也是則帝君之所福也其不然者知有已而已知有已而陰陽反覆於尊親上下之交雖日夜封豕醢酒於祠下不亦難乎修祠者社首善人陳養性督工善人陳三玉也三玉爲家伯兄弟諸舅行請記於余爲書其碑版如此



志堂文集卷之十



龍泉橋碑記

龍泉溝橋成余與友人趙晉石往觀之飲長虹而  
轟列闕繚以石闌巍巍然坐行旅於廣寒之上矣  
晉石謂余曰盍為諸善人記之余聞之故老云有  
某邑令築其城麗譙睥睨數十雉既竣役偕其內  
子夜巡焉內子曰佳則佳矣盍於城隅鑄四環俾  
昇歸故里耶噫此真婦人之見也今夫世俗之所  
謂自好者亦大畧可知耳或者拮据積貯稍有以  
貽其後人不類游閒是亦足矣將謂必顯爵而後

能澤人必證果而後能度世所謂列子御風猶有  
待者也夫一鄉之善士苟存心於物量其力之所  
至皆有神禹伯益之竒勲信陵孟嘗之高義人但  
不爲耳舍是不爲斯亦已矣而又衆凌之以爲武  
勢欺之以爲尊是豈豺虎之與我不同類乎而何  
樂耶稗史中載一木工攝至冥司以資斧不給大  
爲鬼伯所苦不得已而之沈萬三稱貸焉萬三雪  
涕詳認曰爾非予木工耶爾親見予蓋棺者予幾  
曾携一物來耶此言雖微可以風世矣今龍泉橋

之善人不公卿而福人不仙佛而濟物取諸其懷  
而予之司命司勲之屬逡巡却步不敢過而問焉  
若曰將以是垂名於後世福報於將來諸善人掩  
耳不願聞也曰但使塞者通而危者安於意足矣  
此非公卿仙佛中人乎以視齷齪名一錢卽所應  
予摩娑不忍予及怙勢強力較轆人者豈不仰面  
拜下風千里耶是役也所費以數百金計善人屢  
興屢罷旣而合衆力以共成之而翠石李君破其  
產傾其橐所獨任者三之二矣文學孫伯駟州倅

孫炎仲捐其常稅之貳闢康衢於橋之南北以共襄厥事俱詳載於碑陰

此碑之...

縣西關義市碑記

西關立市原以便民然市必有稅稅取之市則新市易散復值

國家軍興之役守門民壯工食盡裁計無所出公議於市稅養之益非新集所堪向非紳衿善民同心好義於加增間架之時為剗肉醫瘡之計市其能久乎若夫眾捐之數不足資與張孝廉吉宸既重施於先復倍補於後始之終之固其所也至於司寇高念東先生首捐斛斗以給市用孫給諫樹

志堂文集後集 卷之十  
百嚴發禁示以誡族人同舟之呼誼取共濟耳本市除牛驢抽稅每年納銀七兩二錢外又代東南北三關每歲納課程銀四兩若不書之於石後來者何由得知然非汪父母闔縣蠲除陋例集錢又嚴處剪絡之徒革除行戶之害市亦不可久也後有同志者引伸此志於勿替其惟守法無私而慎擇地方之謹愿者充其役俾不與匪人交通則一方之福也是又賢父母之事也哉

鴻鱗片牘序

康熙甲子除夕前四日陽丘王子慎菴以長札見寄且曰鴻鱗片牘幸歲前賜我維時余賓客兄弟方預爲傳柑之會乃挑燈援毫率書之曰漢郭林宗一見茅容卽知爲佳士迨至其家見其殺鷄供母抑又知其爲孝子也當時一見何由知之哉晉王徽之見桓子野王舟過時桓已貴矣遽造其胡床曰問君善笛試爲我一弄野王遽爲三弄不交一語而去古人風致如此嘗歎古人不可及余蓋

於慎菴之以尺牘相示而謂其有古人之高致也  
余與慎菴嘗一面不至如王之與桓然余於操觚  
之事何至如桓子胡床三弄率意高歌殿上令謝  
太傅泣數行下聊而慎菴曰君必爲我一弄是慎  
菴固具瑯琊子弟之高風練裙木屐雖至今存可  
也然郭有道一見季偉卽與定交終身而茅子生  
平遂與黃叔度徐孺子韻頗上下相伯仲東漢以  
來此事有幾人歟慎菴期余過其蕭齋意者將不  
棄余相與上下今古砥礪名行相與以有成也若

夫白香山之謁顧著作時但賞其野火燒不盡春  
風吹又生之句便謂道得箇語長安居亦不難余  
謂著作不足以知白傅而野火春風數語豈遂能  
出入金馬門耐得米珠薪桂事耶慎菴自負不偶  
詩瓢魚素願遍交天下賢士大夫寄其吟風弄月  
之志意其必以我爲知言矣

志壑堂文集後集卷之十  
三

題問姬吟

三百篇皆可被之管絃不止詞曲也至唐時詩法  
猶傳故聞人才子纔一脫稿而旗亭伶人早已按  
板而歌雖白頭梨園心折其故至於今此道絕響  
曲且有牽作者不止詩矣若夫草堂花間益復棘  
喉聱牙非不牽合宮譜然形似耳實非也冷岑王  
公曲止此數調皆其所最習作家擅場莫不出口  
穩貼落字圓淨合之絲竹善相便串惜其行吟獨  
酌踟躕自怡不肯填成本折流傳世人耳至其寄

懷高尙籬落義皇之致固九原可起呼之欲出矣  
憶余當弱冠初叨鄉薦時公嘗一過吾廬持句見  
贈有一榜承恩皆及第大唐進士有開元之語巧  
用張齊賢故事先君子曰此冷岑公也時見其幅  
巾杖屨笑譚間皆飄飄有凌雲之氣今猶存此紙  
蠹蝕其強半矣茲乃從嗣君萬子得再見公著作  
然先君子謝世已復十年餘蓋搦管唏噓不禁泣  
淫淫下也

題高聖遊北歸紀畧後

嘗讀王摩詰之詩云凝碧池頭奏管絃百僚何日  
更朝天未始不唏噓廢卷也厥後此詩達於行在  
特宥之但謫官耳豈非以其拘繫梵寺服藥稱瘡  
情有可原哉甲寅以來三方之難地方雖大中丞  
以下不握兵柄以故事出倉卒文臣一無可倚迨  
事定九重概從寬典深仁厚澤照耀今古矣然  
其中之抑鬱悲憤不能自達者豈少乎使皆有以  
自達如高君聖遊之詩若詞及自敘等篇長歌當

哭者未必秋槐落葉萬戶野烟之句獨傳於開元  
大寶之間也微獨間關之情不得達於

君門也卽其時 累詔疊宣開阻絕者以來歸之  
路使得若陳曲逆者予萬金不問其出入疆場烽  
烟之下所省所全當不可億計而亦不易得也今  
觀記中所云彼中煽惑之說若寸磔燭髮種種流  
布卽 廟堂之德音亦豈易達於下乎乃聖遊竟  
無恙以歸旣沐 皇仁旋舉佳子定省高堂悠游  
里社則故園之一丘一水皆吾之歡喜洞天團樂

福地 竟天舜日之餘也而又何詞乎昔杜少陵  
陷賊中困頓流離不可言所云死去憑誰報歸來  
始自憐者以視今之曹澹餘闕府業已束身歸命  
矣乃機事不密而害成雖欲作此等恨詩寧可得  
耶古人嘗逆計剪燭西窓話巴山夜雨爲難得快  
事然則今日吾輩之故園往復正好朗吟數四云  
君問歸期未有期以是爲笑樂耳



王生入庠賀序

王生入庠賀序

得士有可以賀者不止儲材公輔之謂也有可以不賀者不止歲儉殺禮之謂也世之賀士者鮮不日由此而上公輔皆其選也誰其不謂然顧勲階官閥一牙牌書不盡者古今豈其乏人哉或當其時則榮迨其後問之故老而不知其姓氏考之史傳而不知其生平亦與樵夫牧豎同一衰朽耳公輔安足賀耶年來士子入庠者率不舉賀往往日時絀不可以舉贏也夫所謂賀者豈必實筐篚備

志壘堂文集 卷之十一  
工歌肆筵設席云爾哉卽鄉鄰長者具一尊壘揚  
觶而前曰吾以是爲子賀抑亦可以成禮而退矣  
顧其賀之之詞云何也夫員寇句履曰士士如是  
已耶士之名何所昉耶始於以貴治賤耶抑始於  
以賢治不肖耶彙鄉國之秀髦而進之黌宮俾之  
肄業也將咕嗶呶唔而已耶且古人之創此蟲魚  
蝌蚪意欲何爲耶將以繪風雲月露花鳥禽魚耶  
抑使之縹緗裝潢汗牛充棟稱博士弟子員耶知  
古先王標新立異命名爲士之初心則知

國家遣官設吏歲廩月餼之盛意知古聖人殺青  
汗簡著書立說之本旨則知今士子篝燈下帷編  
摩晤對之苦心自今伊始正其親師取友之日而  
非襲褐周旋之日可知矣士君子固有其不朽者  
稱是言也以爲賀不猶逾於考鐘伐鼓笙鏞十部  
競作耶倘自今伊始毋論引類樗蒲醕酹而述賦  
健訟者爲也卽對牙籤萬軸而不解古人造字作  
書之故以之賀儲材公輔則可以之賀士子則亦  
可以已矣瑞之與吾家累有戚誼又夙知爲筠蒼

銀臺先生之諸孫其令嗣子辰余雖未獲相識竊嘗從友人所見其試菀蔚然佳士也又弱冠掇芹鄉里艷稱之今者孫荆珮州倅造余廬請余一言余匆遽書此以應所謂老生之常談耳子辰之族祖有魯齋文學者工詞翰善書幸為余潤色之

志壑堂後集

- 一冊 序傳誌 詩後集卷一
- 二冊 詩後集卷二 至卷五
- 三冊 同遊倡和詩 餘卷上
- 四冊 同遊倡和詩 餘卷下
- 五冊 文後集卷上
- 六冊 文後集卷中 卷下
- 七冊 阮亭選詩卷 一至卷七
- 八冊 阮亭選詩卷 八至卷十五

門人康 枚 蘇元行 李堯臣

弟 夢師

甥 許寧遠 焦永年

婿 范 光

侄 行順 行嫩 行歆 行爵 行醇

男 行學

全參校

